

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语文学习的最佳课外读物

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选读

铁凝 主编

一个人心灵的健康成长，是应当有那些真正出色的文学作品为伴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清水洗尘

luxun wenxuejiang huojiang xiaoshuo xuandu



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选读

铁凝 主编

清水洗尘

Luxun wenxuejiang huojia xiaoshuo xuandu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水洗尘/迟子健等著.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选读/铁凝主编)

ISBN 7 - 5376 - 2695 - 2

I. 清… II. 迟…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7234 号

| | |
|-------|-----------------|
| 丛 书 名 | 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选读 |
| 主 编 | 铁 凝 |
| 编 写 | 何玉茹 胡庆华 王 西 杨 剑 |

| | |
|-----|------|
| 书 名 | 清水洗尘 |
| 著 作 | 迟子健等 |

| | |
|------|---------------------|
| 选题策划 | 贾亚青 石庆林 |
| 责任编辑 | 赵 杰 |
| 装帧设计 | 李 欣 刘淑婷 |
| 插 图 | 董庆科 田 雨 力 勇 力 新 |
| 制 作 | 馨 宇 刘 健 翟月惠 朱 丽 艾 勇 |

| | |
|------|-----------------------------------|
| 出版发行 |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石家庄市工农路 359 号) |
| 印 刷 |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16 |
| 印 张 | 12 |
| 字 数 | 24 万 |
| 版 次 |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4000 |
| 书 号 | ISBN 7 - 5376 - 2695 - 2/1·816 |
| 定 价 | 19.5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铁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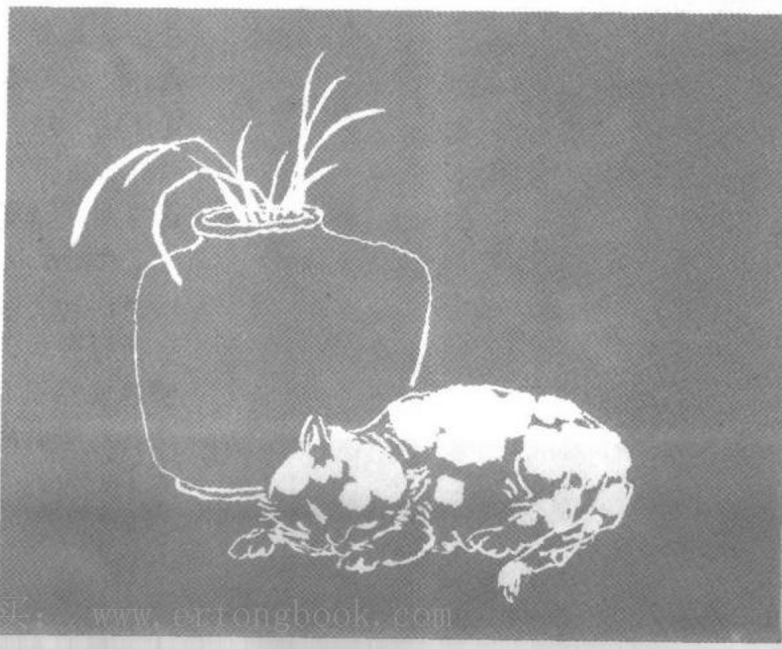
年轻的读者，你看到的这套丛书，是从两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中选出并编辑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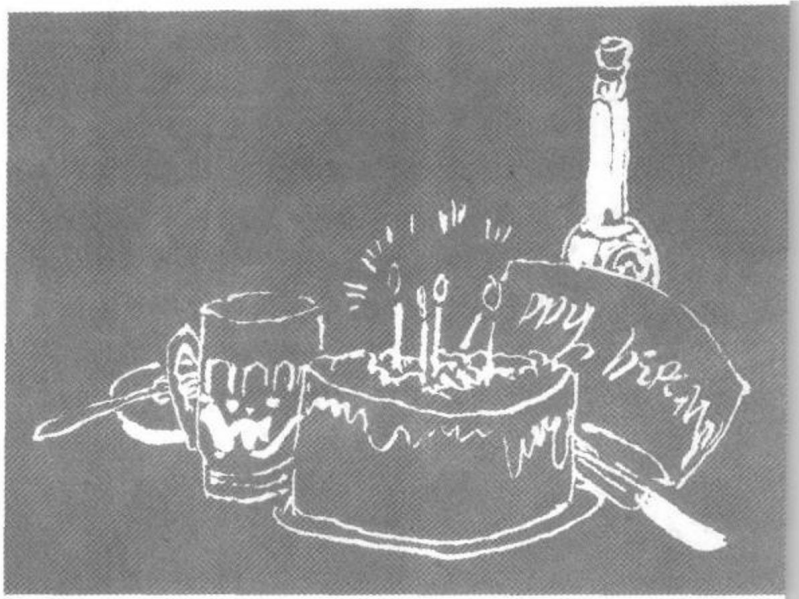
通常人们会觉得，鲁迅的名字是让人敬畏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是庄严、响亮的；那些赢得了这奖项的小说也必定是容量厚重、内涵深刻的。它们盛载着深不可测的成年人的世界，或许它们是排斥少年人的进入的。其实这往往是对少年读者理解力的低估。也可能，由于这低估，少年人就同这些小说擦肩而过了。

我想起我的少年时光，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文化贫瘠的时代。除了内容空洞的课本，我们无书可读。所幸我的家庭残存下几本不合时宜的文学名著，给我以偷偷的阅读愉快。那些文学并不



是为一个孩子预备的，书中的内容与我所能感知的的生活相距甚远，而且我也并不完全能够理解那些人物和故事的悠远含意。但我却陶醉其中，体味到莫可名状的幸福。其中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尤其令我难忘。至今当有人问及在我的少年时代，什么书给我影响最深时，我会毫不犹豫地要把这部四卷本的小说排在首位。虽然故事情节多半我已记忆模糊，但作为题记的那两句话我却能够背诵：“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湮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震撼了一个少年稚嫩而又狭窄的心，让我第一次清晰地渴望自己的灵魂美好高尚，渴望自己能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尽管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能够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我想，这便是文学的魅力吧。它在课堂之外，在你的个人生活里悄悄地开启着你的心智，拓展着你的视野，丰富着你对大千世界的认识，涵养着你的审美情趣。我以为，一个人心灵的健康成长，是应当有那些真正出色的





文学作品为伴的。

这套《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选读》无疑具备着上述文学品质。

这里的小说、故事各有不同，作家讲故事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如果说小说是叙述的艺术，那么，你会看到因了不同的叙述，这些小说在作家笔下是如何变得风格迥异，意趣盎然。而这时，一群离你或者很近、或者很远的人物也会随之走进你的心。这些人物，有的生长于城市，有的活跃在乡村；有儿子心中的父亲，有边防哨所的军人，有战争中的女英雄，有一言难尽的镇长，有哺乳期的母亲，有大宅院里深藏心机的女人，有纯净无邪的少女，有“雾月牛栏”下敏感多思的少年……也还有对一种“没有语言的生活”的讲述，对“年前年后”的感慨，对一双家做布鞋千针万线的贴心回味，对两个男人在丰沃的草原上“吹牛”的陶醉。一座老屋是怎样在作家简朴的笔下弥漫起神性的温暖？一条河又是怎样被雨水淋湿？心在有些时候是会比身先老吧？“双鱼星



座”里又有着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而一盆清水和躺在水中的刀子竟能够被书写得如此惊心动魄。挑担茶叶上北京的事情本身原来并不像小说题目这样富有诗意，厨房里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情节也叫人不能不想到一场虽然隐蔽，却是从来就有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梦也何曾到谢桥”，是啊，那里的童年旧梦真是欢快与忧伤同行，谐趣与悲凉并重。那是一个孩子对她父亲的发现，在这发现里那孩子也找到了她终生的艰难愿望：获得人间真情。这虽是艰难的，却终究存在着。当我们用“清水洗尘”之后，一个新的年就真正来了，我们的心由于被这样的小说洗过，也应该像冬日无风的星夜那样清凛而明澄。

这些小说，在题材、风格各异的同时，又有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共性：它们都是关注现实，关怀人的心灵的，并且不回避人生的困境。无论从哪条路出发，它们最终都表达出对生命的真切理解，对现实的敏锐把握，对善的诚恳期待，对辽阔的人心的不断挖掘，以及对人类精神健康的某种引领。

此外，这套丛书还精选了每位作家不同时期的照片以及相关评论和专访，使你在认识一篇小说的同时也从多方面认识了这位作家。当你凝视他或她少年时的照片，也许你还会猜测：他们想当作家的梦，究竟是从哪一刻开始的呢？

附在作品后边的“导读”文字出自女作家何玉茹之手。她的这些文字，深入浅出，从容有序，灵动细腻而又分寸得当。这“导读”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文学评价，也是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的作品的真诚对话。

我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美好的。

2003年3月



目 录

序 1

清水洗尘 1

雾月牛栏 20

迟子建 著



“小的儿” 53

林希 著



赵一曼女士 139

阿成 著



吹牛 161

红柯 著



清水洗尘

天灶觉得人在年关洗澡跟给死猪褪毛一样没什么区别。猪被刮下粗粝的毛后显露出又白又嫩的皮，而人搓下满身的尘垢后也显得又白又嫩。不同的是猪被分割后成为了人口中的美餐。

礼镇的人把腊月二十七定为放水的日子。所谓“放水”，就是洗澡。而郑家则把放水时烧水和倒水的活儿分配给了天灶。天灶从八岁起就开始承担这个义务，一做就是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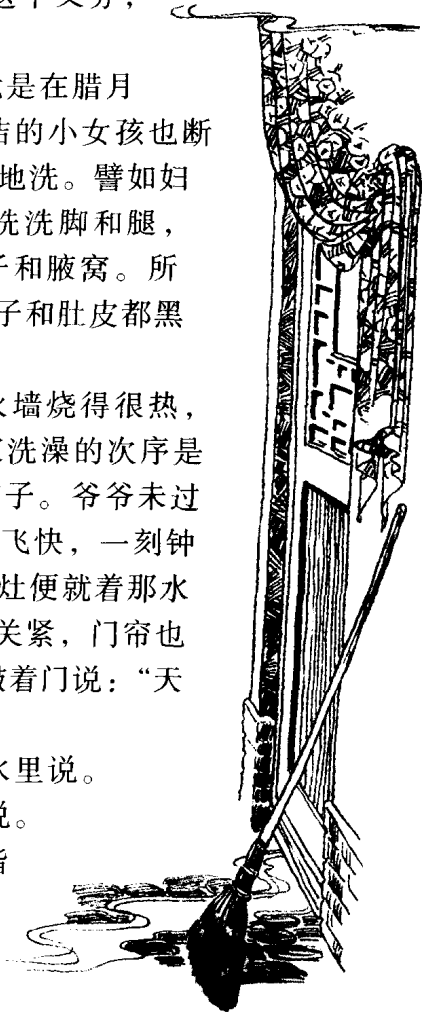
这里的人们每年只洗一回澡，就是在腊月二十七的这天，虽然平时妇女和爱洁的小女孩也断不了洗洗刷刷，但只不过是打打闹闹地洗。譬如妇女在夏季从田间归来路过水泡子时洗洗脚和腿，而小女孩在洗头发后就着水洗洗脖子和腋窝。所以盛夏时许多光着脊梁的小男孩的脖子和肚皮都黑黢黢的，好像那上面匍匐着黑蝙蝠。

天灶住的屋子被当成了浴室。火墙烧得很热，屋子里的窗帘早早就拉上了。天灶家洗澡的次序是由长至幼，老人、父母，最后才是孩子。爷爷未过世时，他是第一个洗澡的人。他洗得飞快，一刻钟就完了，澡盆里的水也不脏，于是天灶便就着那水草草地洗一通。每个人洗澡时都把门关紧，门帘也落下来。天灶洗澡时母亲总要在外面敲着门说：“天灶，妈帮你搓搓背吧？”

“不用！”天灶像条鱼一样蜷在水里说。

“你一个人洗不干净！”母亲又说。

“怎么洗不干净！”天灶使用手指撩水，使之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仿



佛在告诉母亲他洗得很卖力。

“你不用害臊。”母亲在门外笑着说，“你就是妈妈生出来的，还怕妈妈看吗？”

天灶便在澡盆中下意识地夹紧了双腿，他红头涨脸地嚷：“你老说什么？不用你洗就是不用你洗！”

天灶从未拥有过一盆真正的清水来洗澡。因为他要蹲在灶台前烧水，每个人洗完后的脏水还要由他一桶桶地提出去倒掉，所以他只能见缝插针地就着家人用过的水洗。那种感觉一点也不舒服，纯粹是在应付。而且不管别人洗过的水有多干净，他总是觉得很浊，进了澡盆泡上个十几分钟，随便搓搓就出来了。他也不喜欢父母把他的住屋当成浴室，弄得屋子里空气湿浊，电灯泡上爬满了水珠，他晚上睡觉时感觉是睡在猪圈里。所以今年一过完小年，他就对母亲说：“今年洗澡该在天云的屋子里了。”

2 天云当时正在叠纸花，她气得一梗脖子说：“为什么要在我的屋子？”

“那为什么年年都非要在我的屋子？”天灶同样气得一梗脖子说。

“你是男孩子！”天云说，“不能弄脏女孩子的屋子！”天云振振有词地说，“而且你比我大好几岁，是哥哥，你还不让着我！”

天灶便不再理论，不过兀自嘟囔了一句：“我讨厌过年！年有个什么过头！”

家人便纷纷笑起来。自从爷爷过世后，奶奶在家中很少笑过，哪怕有些话使全家人笑得像开了的水直沸腾，她也无动于衷，大家都以为她耳朵背了。岂料她听了天灶的话后也使劲地笑了起来，笑得痰直上涌，一阵咳嗽，把假牙都喷出口来了。

天灶确实不喜欢过年。首先不喜欢过年的那些规矩，焚纸祭祖，磕头拜年，十字路口的白雪被烧纸的人家弄得像一摊摊狗屎一样脏，年仿佛被鬼气笼罩了。其次他不喜欢忙年的过程，人人都累得腰酸背痛，怨声连天。拆被、刷墙、糊灯笼、做新衣、蒸年糕等等，种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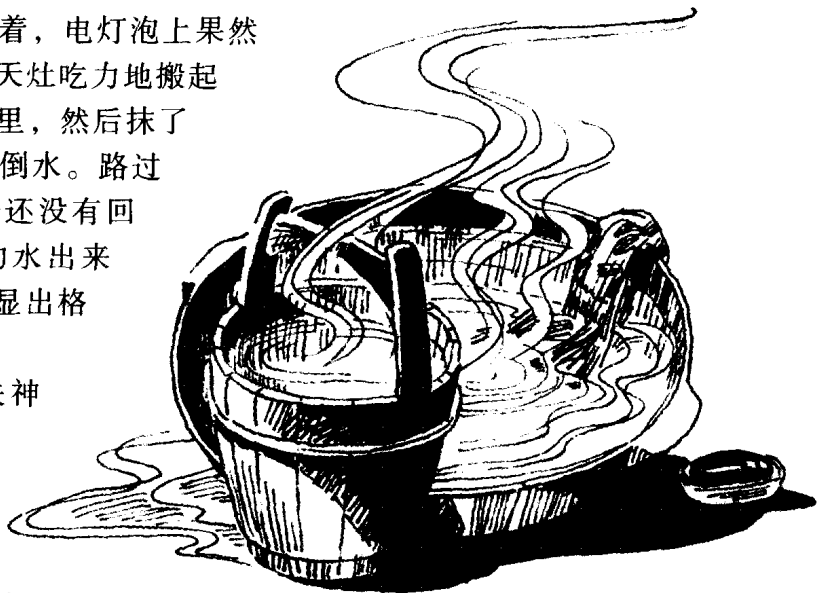
活儿把大人孩子都牵制得像刺猬一样团团转。而且不光要给屋子扫尘，人最后还得为自己洗尘，一家老少在腊月二十七的这天因为卖力地搓洗掉一年的风尘而个个都显得面目浮肿，总是使他联想到屠夫用铁刷嚓嚓地给死猪褪毛的情景，内心有种隐隐的恶心。最后，他不喜欢过年时所有人都穿扮一新，新衣裳使人们显得古板可笑、拘谨做作。如果穿新衣服的人站成一排，就很容易使天灶联想起城里布店里竖着的一匹匹僵直的布。而且天灶不能容忍过年非要在半夜过，那时他又困又乏，毫无食欲，可却要强打精神起来吃团圆饺子，他烦透了。他不止一次地想若是他手中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一项就要修改过年的时间。

奶奶第一个洗完了澡。天灶的母亲扶着颤颤巍巍的她出来了。天灶看见奶奶稀疏的白发湿漉漉地垂在肩头，下垂的眼袋使突兀的颧骨有一种要脱落的感觉。而且她脸上的褐色老年斑被热气熏炙得愈发浓重，仿佛雷雨前天空中沉浮的乌云。天灶觉得洗澡后的奶奶显得格外臃肿，像只烂蘑菇一样让人看不得。他不知道人老后是否都是这副样子。奶奶噓噓地喘着粗气经过灶房回她的屋子，她见了天灶就说：“你烧的水真热乎，洗得奶奶这个舒服，一年的乏算是全解了。你就着奶奶的水洗洗吧。”

母亲也说：“奶奶一年也不出门，身上灰不大，那水还干净着呢。”

天灶并未搭话，他只是把柴禾续了续，然后提着脏水桶进了自己的屋子。湿浊的热气在屋子里像癞皮狗一样东游西蹿着，电灯泡上果然浮着一层鱼卵般的小珠。天灶吃力地搬起大澡盆，把水倒进脏水桶里，然后抹了抹额上的汗，提起桶出去倒水。路过灶房的时候，他发现奶奶还没有回屋，她见天灶提着满桶的水出来了，就张大了嘴，眼睛里显出格外凄凉的表情。

“你嫌奶奶——”她失神地说。



天灶什么也没说，他拉开门出去了。外面又黑又冷，他摇摇晃晃地提着水来到大门外的排水沟前。冬季时那里隆起了一个肮脏的大冰湖，许多男孩子都喜欢在冰湖下抽陀螺玩，他们叫它“冰嘎”。他们抽得很卖力，常常是把鼻涕都抽出来了。他们不仅白天玩，晚上有时月亮明得让人在屋子里待不住，他们便穿上厚棉袄出来抽陀螺，深冬的夜晚就不时传来“啾——啾——”的声音。

天灶看见冰湖下的雪地里有个矮矮的人影，他躬着身，似乎在寻找什么，手中夹着的烟头一明一灭的。

“天灶——”那人直起身说，“出来倒水啦？”

天灶听出是前趟房的同班同学肖大伟，便一边吃力地将脏水桶往冰湖上提，一边问：“你在这干什么？”

“天快黑时我抽冰嘎，把它抽飞了，怎么也找不到。”肖大伟说。

“你不打个手电，怎么能找着？”天灶说着，把脏水“哗——”地从冰湖的尖顶当头浇下。

“这股洗澡水的味儿真难闻。”肖大伟大声说，“肯定是你奶奶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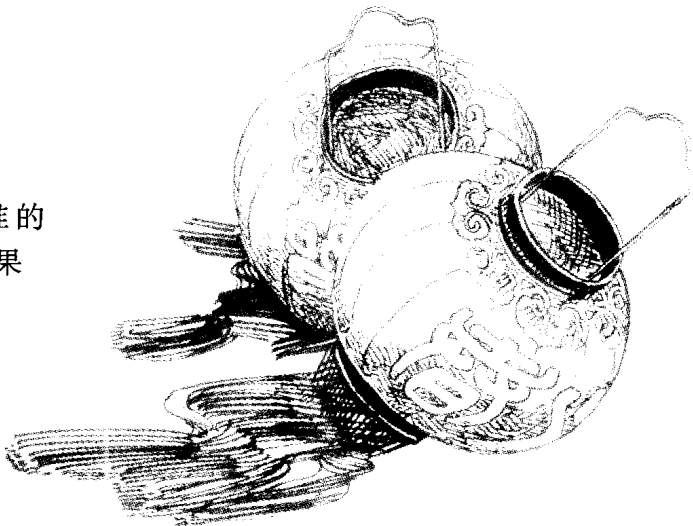
“是又怎么样？”天灶说，“你爷爷洗出的味儿可能还不如这好闻呢！”

肖大伟的爷爷瘫痪多年，屎尿都得要人来把。肖大伟的妈妈已经把一头乌发侍候成了白发，声言不想再当孝顺儿媳了，要离开肖家。肖大伟的爸爸就用肖大伟抽陀螺的皮鞭把老婆打得身上血痕纵横，弄得全礼镇的



人都知道了。

“你今年就着谁的水洗澡？”肖大伟果然被激怒了，他挑衅地说，“我家年年都是我头一个洗，每回都是自己用一盆清水！”



“我自己也用一盆清水！”天灶理直气壮地说。

“别吹牛了！”肖大伟说，“你家年年放水时都得你烧水，你总是就着别人的脏水洗，谁不知道呢？”

“我告诉你爸爸你抽烟了！”天灶不知该如何还击了。

“我用烟头的亮儿找冰嘎，又不是学坏，你就是告诉他也没用！”

天灶只有万分恼火地提着脏水桶往回走，走了很远的时候，他又回头冲肖大伟喊道：“今年我用清水洗！”

天灶说完抬头望了一下天，觉得那迤迤的银河“刷”地亮了一层，仿佛是清冽的河水要倾盆而下，为他除去积郁在心头的怨愤。

奶奶的屋子传来了哭声，那苍老的哭声就像山洞的滴水声一样滞浊。

天灶拉开锅盖，一舀舀地把热水往大澡盆里倾倒。这时天灶的父亲过来了，他说：“看你，把奶奶惹伤心了。”

天灶没说什么，他往热水里又对了一些凉水。他用手指试了试水温，觉得若是父亲洗恰到好处，他喜欢凉一些的；若是天云或者母亲洗就得再加些热水。

“该谁了？”天灶问。

“我去洗吧。”父亲说，“你妈妈得陪奶奶一会儿。”

这时天云忽然从她的房间冲了出来，她只穿件蓝花背心，露出两条浑圆的胳膊，披散着头发，像个小海妖。她眼睛亮亮地说：“我去洗！”父亲说：“我洗得快。”



“我把辫子都解开了。”天云左右摇晃着脑袋，那发丝就像鸽子的翅膀一样起伏着，她颇为认真地对父亲说，“以后我得在你前面洗，你要是先洗了，我再用你用过的澡盆，万一怀上个孩子怎么办？算谁的？”

父亲笑得把一口痰给喷了出来，而天灶则笑得撇下了水瓢。天云嘟着丰满的小嘴，脸红得像炉膛里的火。

“谁告诉你用了爸爸洗过澡的盆，就会怀小孩子？”父亲依然“啾啾”地笑着问。

“别人告诉我的，你就别问了。”

天云开始指手画脚地吩咐天灶，“我要先洗头，给我舀上一脸盆的温水，我还要用妈妈使的那种带香味的蓝色洗头膏！”

天云无忌的话已使天灶先前沉闷的心情为之一朗，因而他很乐意地为妹妹服务。他拿来脸盆，刚要往里舀水，天云跺了一下脚一迭声地说：“不行不行！这么埋汰的盆，要给我刷干净了才能洗头！”

“挺干净的嘛。”父亲打趣天云。

6 “你们看看呀？盆沿儿那一圈油泥，跟蛇寡妇的大黑眼圈一样明显，还说干净呢！”天云梗着脖子一脸不屑地说。

蛇寡妇姓程，只因她喜欢跟镇子里的男人眉来眼去的，女人背地说她是毒蛇变的，久而久之就把她叫成了蛇寡妇。蛇寡妇没有子嗣，自在得很，每日都起得很迟，眼圈总是青着，让人不明白她把觉都睡到哪里了。她走路时习惯用手捶着腰。她喜欢镇子里的小女孩，女孩们常到蛇寡妇家翻腾她的箱底，把她年轻时用过的一些头饰都用甜言蜜语泡走了。

“我明白了——”天云的父亲说，“是蛇寡妇跟你说怀孩子的事，这个骚婆子！”

“你怎么张口就骂人呢？”天云说，“真是！”

天灶打算用肥皂除掉污垢，可天云说用碱面更合适，天灶只好去碗柜中取碱面。他不由对妹妹说：“洗个头还这么啰嗦，不就几根黄毛吗？”

天云顺手抓起几粒黄豆朝天灶撇去，说：“你才是黄毛呢。”又说，“每年只过一回年，我不把头洗得清清亮亮的，怎么扎新的头绺子？”





万一怀上孩子怎么办……

他们在灶房逗嘴嬉笑的时候，哭声仍然微风般地从奶奶的屋里传出。

天云说：“奶奶哭什么？”

父亲看了一眼天灶，说：“都是你哥哥，不用奶奶的洗澡水，惹她伤心了。这个年她恐怕不会有好心情了。”

“那她还会给我压岁钱么？”天云说，“要是没有了压岁钱，我就把天灶的课本全撕了，让他做不成寒假作业，开学时老师训他！”

天云与天灶一团和气时称他为“哥哥”，而天灶稍有一点使她不开心了，她就直呼其名。

天灶刷干净了脸盆，他说：“你敢把我的课本撕了，我就敢把你的新头绺子绞碎了，让你没法扎黄毛小辫！”

天云咬牙切齿地说：“你敢！”

天灶一边往脸盆哗哗地舀水，一边说：“你看我敢不敢？”

天云只能半是撒娇半是委屈地噙着泪花对父亲说：“爸爸呀，你看天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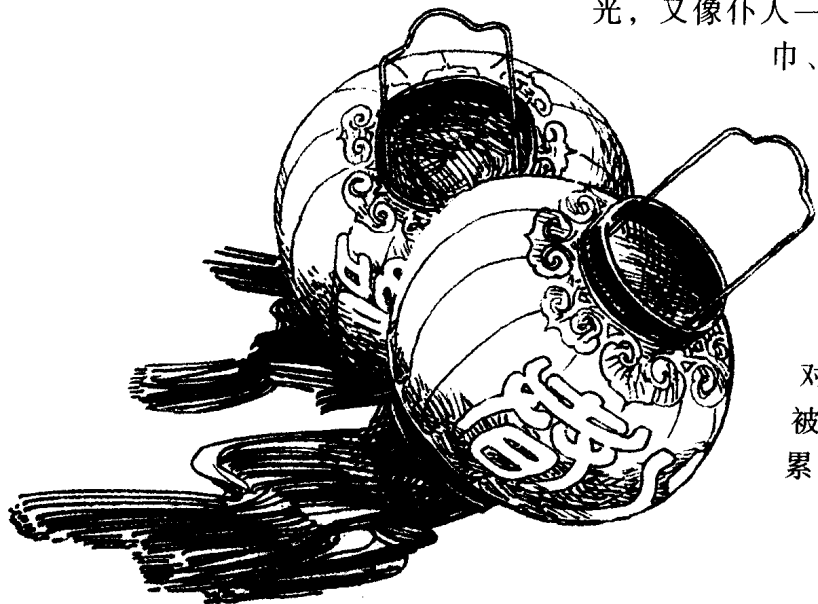
“他敢！”父亲举起了一只巴掌，在天灶面前比画了一下，说：“到时我揍出他的屁来！”

天灶把脸盆和澡盆一一搬进自己的小屋。天云又声称自己要冲两遍头，让天灶再准备两盆清水。她又嫌窗帘拉得不严实，别人要是看见了怎么办？天灶只好把窗帘拉得更加密不透光，又像仆人一样恭恭敬敬地

为她送上毛巾、木梳、拖鞋、洗头膏和香皂。

天云这才像个女皇一样款款走进浴室，她闩上了门。隔了大约三分钟，从里面便传出了撩水的声音。

父亲到仓棚里去找那对塑料红色宫灯去了，它们被闲置了一年，肯定灰尘累累，家人都喜欢用天云洗过



澡的水来擦拭宫灯，好像天云与鲜艳和光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似的。

天灶把锅里的水添满，然后又续了一捧柴禾，就悄悄离开灶台去奶奶的屋门前偷听她絮叨些什么。

奶奶边哭边说：“当年全村的人数我最干净，谁不知道哇？我要是进了河里洗澡，鱼都躲得远远的，鱼天天待在水里，它们都知道身上没有我白，没有我干净……”

天灶忍不住捂着嘴偷偷乐了。

母亲顺水推舟地说：“天灶这孩子不懂事，妈别跟他一般见识。妈的干净咱礼镇的人谁不知道？妈下的大酱左邻右舍的人都爱来要着吃，除了味儿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外，还不是因为干净？”

奶奶微妙地笑了一声，然后依然带着哭腔说：“我的头发从来没有生过虱子，胳肢窝也没有臭味。我的脚趾盖里也不藏泥，我洗过澡的水，都能用来养牡丹花！”

奶奶的这个推理未免太大胆了些，所以母亲也忍不住“扑哧”一声乐了。天灶更是忍俊不禁，连忙疾步跑回灶台前，蹲下来对着熊熊的火焰哈哈地笑起来。这时父亲带着一身寒气提着两盏陈旧的宫灯进来了，他弄得满面灰尘，而且冻出了两截与年龄不相称的青鼻涕，这使他看上去像个捡破烂儿的。他见天灶笑，就问：“你偷着乐什么？”

天灶便把听到的话小声地学给父亲。

父亲放下宫灯笑了：“这个老小孩！”

锅里的水被火焰煎熬得吱吱直响，好像锅灶是炎夏，而锅里闷着一群知了，它们在不停地叫嚷，“热死了，热死了”。火焰把天灶烤得脸颊发烫，他就跑到灶房的窗前，将脸颊贴在蒙有白霜的玻璃上。天灶先是觉得一股寒冷像针一样深深地刺痛了他，接着就觉得半面脸发麻，当他挪开脸颊时，一块半月形的玻璃本色就赫然显露出来。天灶擦了擦湿漉漉的脸颊，透过那块霜雪消尽的玻璃朝外面望去。院子里黑黢黢的，什么都无法看清，只有天上的星星才现出微弱的光芒。天灶叹了一口气，很失落地收回目光，转身去看灶坑里的火。他刚蹲下身，灶房的门突然开了，一股寒气背后站着一个人穿绿色软缎棉袄的女人，她黑着眼圈大声地问天灶：“放水哪？”

